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乱世猎人

5

LUANSHI
LIEREN

龙人◎著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乱世猎人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

也是猎场。
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最得意作品

南海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

龙人◎著

5

LIANSHI
LIEREN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
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猎人. 5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1

ISBN 978-7-5442-7349-7

I. ①乱…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8472号

LUANSHI LIEREN 5

乱世猎人 5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349-7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六十五章	荒野神婆	1
第六十六章	猎阱屠匪	18
第六十七章	风水之战	33
第六十八章	杀手参禅	48
第六十九章	以死护主	64
第七十章	以智敌众	81
第七十一章	少年剑手	95
第七十二章	生命之曲	109
第七十三章	仁慈之魔	124
第七十四章	仙诀引魔	139
第七十五章	心存禅意	155
第七十六章	痴呆高手	169
第七十七章	南使北行	182
第七十八章	笔刃针锋	197
第七十九章	故学今现	219
第八十章	识破玄机	234
第八十一章	初感剑意	250

第六十五章 荒野神婆

“这几副药方就算是小老儿我送给公子的好了，能得一知音的确好难，难得有这么痛快，将来姜姑娘若有什么用得着小老儿我的地方，不妨直说。”那大夫豪爽地道。

“我看大夫的表现倒不像是一个大夫了。”绝情笑道。

“那像个什么？”大夫反问道。

“江湖豪侠！”绝情有趣地道。

“哈哈……”大夫望了望绝情，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公子，小心伤口裂开了。”姜小玉关心地道。

绝情轻轻地抚了一下小腹，微微一皱眉，淡然道：“没关系，现在这些伤势再也不会恶化了，不用为我担心！”

“公子的体质真是常人所难想象的，本以为你会必死无疑，却不想你竟然恢复得如此快，若是在没有见过公子之前，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大夫毫无芥蒂地道。

“其实药物的重要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乃是一个人的精神意志。即使肉体伤得再重，若精神与意志不灭，仍然是那般具有韧性和活力的话，那这个人的伤就一定会比普通人好得快。其原因主要是精神的求生欲激发了他肉体每一部分未死的生机，使得他形成了无上的斗志，这种人即使要死也不会很容易！”绝情平静地道。

“公子说得似乎有道理，只是我却没有办法接受。”大夫苦笑道。

“这要看接受治疗者本身的战意如何，一个好的大夫，不仅擅于用药，更擅长激起人求生的欲望，也只有当这个人充满了求生的欲望之后，所有的药物作用才能发挥得更快，其身体各部分的机能对病毒的抵抗都要强一些，这是不可否认的！”绝情认真地道。

“公子所说之言小老儿我完全相信，只是我行医几十年，仍无法掌握其中的奥妙所在而已！”大夫有些惭愧地道。

绝情自信地一笑，道：“我身上的伤在十日之内便可痊愈，十日之后就是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在离开之前，我希望大夫还能来上几次。”

大夫和姜小玉同时一愣，有些不敢相信地望了望绝情身上的伤势，哪里肯相信十日之内可以完全痊愈？不过绝情说得这么肯定，也许真的能出现奇迹也说不定。

“既然公子这样要求，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好不容易寻得一知己，自然要多跑几趟啰！”那大夫感慨地道

姜小玉却露出一丝失望的神情，想到绝情在十日之后真的会走，禁不住便伤感起来。

“对了，村中受伤的人呢？”大夫奇问道。

“神婆在那里施法呢。”小范解释道。

“又施什么法，这妖婆子除了妖言惑众，还能干什么呢？”大夫恼骂道。

“大夫怎能这么说话呢？”小范反感地道。

“难道她还会干别的事情吗？我就不相信她可以治好那些人，光靠烧的一些纸灰水，几句神不懂、鬼不辨的咒语便能治好伤？我还真想见识见识呢！”大夫冷嘲道。

门口光线一淡，六叔那高大而硕壮的身形已经出现在门口，看见屋内的情況不由得呆了一呆，好一会才把目光投到姜小玉的身上，有些不高地问道：“你怎么又把大夫请过来了？”

姜小玉低了低头，嗫嚅道：“是公子请他来开药方的。”

“哦？”六叔望了绝情一眼，又将目光投到了大夫身上，讥讽道，“你不是说公子没得救了吗，怎么他仍活得好好的？你在这里坐着不觉得脸红吗？”

大夫淡淡一笑，并不恼怒地道：“我本不想来，可是一想，你又不会写药

方，那样实在是太过麻烦，还是亲自来一趟为好。”

“你！”六叔虽然恼怒，却不知该如何作声。

绝情向姜小玉打了一个眼色，平静地问道：“这位是？”

姜小玉忙介绍道：“这位是唐六叔！”

唐六叔向绝情打量了一眼，也显出一丝惊异。绝情的气势与他身上的伤势几乎难以想象，无法让人联系到一起。但绝情确有重伤在身！

“六叔何不坐下来喝口茶？”绝情平静的声音之中自然透出一股压力。

唐六叔狠狠地瞪了大夫一眼，想到绝情可能是极有身份的人，并不敢得罪，只得找个凳子坐下。姜小玉乖巧地端上一碗茶来，温柔地道：“六叔请喝茶。”

唐六叔有些不忿地端起茶碗，淡漠地问道：“公子的伤势可好了一些？”

“多谢六叔的关心，现在好多了，应该不会有多大的问题。”绝情极为平静地道。

“没事我就放心了，这几天多亏了小玉守在你的身边呀。”唐六叔似有所指地道。

姜小玉和小范脸色微微一变，绝情却淡然一笑道：“小玉姑娘之大恩自是不敢有忘，感激之情却不是言语所能表的，他日我定当重谢！”

唐六叔神色微微显出得意之色，笑道：“公子何出此言？听小玉说公子曾有大恩于她父女俩，今次乃是应天道循环，好有好报而已。”

绝情晒然一笑，道：“我倒记不起曾有恩惠于人，倒是小玉姑娘的大恩记在我的心上，六叔何用如此说？”

唐六叔神色有些尴尬，他自然听出了绝情心中对他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不由得干笑道：“我还有要事，便不打扰公子休息了。”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小范望了望姜小玉，又望了望绝情，再望了望离去的唐六叔，不由得提醒道：“要不要去把大叔接回来？”

“神婆说晚一些再去。”姜小玉有些黯然道。

“朱家村一共有多少人呢？”绝情平静地问道。

姜小玉一呆，道：“有两百多人，除老少不算还有七八十人。”

“他们也是都以打渔为生吗？”绝情又问道。

“那倒不全是，他们也上山打猎。”小范答道。

“这条河里的鱼难道不够两个村里的人捕吗？”绝情问道。

“那倒不是，这件事情是从很多年前便开始了，那时候结下来的仇怨，总是解不开，他们总是说我们这边村里的那座风水山影响了他们村的风水，使得我们村中田地肥沃，而他们村却是没好日子过，于是就要挖掉我们这山头。而我们的祖辈都葬在这山上，又怎能让他们挖？就这样，仇怨越结越深。他们经常向我们找碴儿，寻麻烦，可他们人多，又有几个人很厉害，所以我们总是要吃一些亏。”小范狠狠地道。

绝情心下恍然，道：“你们的船等我伤好了，便去帮你们要回来。不过你们不要再这样打下去，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能行吗？”小范疑惑地问道。

绝情不屑地一笑。

金蛊神魔田新球这几日心情格外不好，一不小心，便会打人骂人，尔朱家族的侍女也被他打得很多都爬不起来了。

尔朱天佑自然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也很理解他的心情。辛辛苦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炼制出来的毒人，只完成了一次任务便从世界上消失了，这对他的打击也的确太大了。不过，这命运，谁也无法说清楚，尔朱天佑只能给他一些安慰的话语而已。

不过，今日金蛊神魔田新球的心情似乎格外好，甚至连尔朱天佑都有些奇怪，但金蛊神魔田新球却要离开神池堡。

尔朱天佑没有挽留住。

金蛊神魔田新球策马一阵疾驰，却似乎并无任何目标，也许只是寻找一刻的放纵。

金蛊神魔田新球缓缓地放松马缰，骏马慢慢停下了前奔的四蹄，最后刹住时，却在一条窄窄的小道之上。

金蛊神魔田新球没有动，身形稳健至极，横坐于马上，面容极为冷漠。

“我还以为田宗主是不愿见故人，纵缰跃马行得这般快，差一点没将奴家的骨头累酥掉！”一声娇媚入骨的声音自马后不远处传来。

“祝宗主功力精进如斯，真是可喜可贺呀！”金蛊神魔田新球淡然回首一

笑道。

“精进又如何？总摆脱不了劳碌的命运，哪有田宗主这般清闲自在呢？”说话的是一个身着长裙、玉容却为一幕轻纱所掩的女子。

“祝宗主是在笑我吗？”金蛊神魔田新球轻轻跃下马背，轻盈中显出无限的洒脱。

“仙梅哪敢？仙梅只是羡慕而已。”那女人优雅地行进数丈，轻柔地道。

金蛊神魔冷漠地一笑，道：“祝宗主约我出来便是为了这几句话吗？”

“田宗主何必这么认真呢？难道仙梅找田宗主叙叙我们的旧情不可以吗？何必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呢？这会让仙梅痛不欲生的。”祝仙梅幽怨地道。

金蛊神魔璨然一笑，道：“毒宗和阴癸宗已很多年没有往来了，难得祝宗主仍记得有那份旧情。不过，我却没有兴趣再叙！”

“田宗主就这样狠心吗？”祝仙梅幽怨地摘下斗篷，露出一张美得令人炫目的俏脸，搭配着那绝美而修长的身材，隐透着一种妖异而朦胧的诱惑，那种成熟的风韵从那若秋水般的眸子中似真似幻地流露而出，融入那一脸哀怨的风情，直把金蛊神魔给看呆了。

金蛊神魔幽幽地吐了一口气，感叹道：“想不到仙梅竟练至第八重天魔大法，真是可喜可贺，只可惜我已不是昔日的我了！”

祝仙梅眸中闪出一种异样的神采，缓步行至金蛊神魔的身边，吐气如兰地道：“难道新球看仙梅不上了吗？”

金蛊神魔苦涩地一笑，道：“若是有人看不上仙梅，那这个人肯定是个死人，仙梅的确是女中的女人。只不过，我更明白仙梅的用意！”

祝仙梅一声娇笑，缓缓地转身摘下一朵紫色的小花，悠然道：“田宗主果然仍是我的知心人，既然田宗主已明白我的意图，我也不必拐弯抹角了，仙梅这次来是为了一件事。”

“要我与阴癸宗合作？”金蛊神魔眉宇间闪过一丝淡漠的神色，反问道。

“不，我是想要毒宗与阴癸宗合作！”祝仙梅淡漠而肯定地道。

“祝宗主可知道我与南朝已没有什么可以回转的余地，而当年我被郑伯禽追杀之时，为什么没有人找我合作？我已太习惯一个人走的日子，更何况，我想不出合作的好处！”金蛊神魔冷然道。

祝仙梅神色间显出一丝歉然，道：“当初的确是我们的不对，可是时间的运转却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合作。若每一个人都记着前尘往事，那对我们谁都不会有好处。现在天下大乱之时，乃是我们振兴魔门的大好机会。我们的联手是为了前程大局着想。”

“为前程大局着想？哈哈，那你为什么不找剑宗联手？若是阴癸宗与剑宗联手，我们魔门分散的六宗不就很容易并合了吗？那时候天下还有谁能与我魔门为敌呢？”金蛊神魔田新球不屑地答道。

祝仙梅神色一冷，吸了口气道：“剑宗虽是我魔门之中的一派，只可惜它已经混入了杂派，已经不能完全算是我魔门中的人，即使让他得了天下，那也是胡契族的，我魔门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金蛊神魔田新球神色有些难看，声音也微微有些缓和地道：“祝宗主不觉得所执看法有些偏见吗？发展壮大我魔门就是要不断地吞噬和融并不同的派系，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做到一并天下的目的，而剑宗之举乃是开创魔门之先例，又有何不好呢？”

“哼，难道田宗主没有感到尔朱家族那排外的心理吗？”祝仙梅不屑地道。

“何以见得？”金蛊神魔田新球反问道。

“闻说田宗主已顺利地研制出了毒人，但毒人呢？”祝仙梅反问道。

金蛊神魔田新球脸色大变，骇然问道：“你怎么知道？”

“哼，这一点都觉察不到，岂不枉为魔门中人？天地间又有多少事情可以瞒得过我们的耳目呢？”祝仙梅淡然道。

“这是我的事，何用祝宗主操心？”金蛊神魔田新球冷漠地道。

“可是我却为田宗主大感不值！”祝仙梅毫不客气地道。

“有何不值？我倒想听听祝宗主的意见！”金蛊神魔田新球冷笑道。

“田宗主难道还没有发现尔朱荣其实已经在忌讳你了吗？”祝仙梅望了金蛊神魔的脸色一眼，竟变得沉默了。

金蛊神魔田新球脸色有些难堪，却仍很自若地笑道：“我有些不明白祝宗主所指！”

“田宗主是个聪明人，怪只怪田宗主炼出来的毒人太可怕了，连尔朱荣都要忌讳他三分，而这个毒人只听你一个人的命令，就等于你拥有了一件完全可以

杀死和击败尔朱荣的可怕武器！以他的个性又岂能允许这样一件武器存在于世间？因此，他才会借除掉莫折大提为名，也同时消灭你的这件武器，但其功劳却尽归他所有。这样一举多得的计划谁都喜欢玩。”祝仙梅悠然道。

“你是在挑拨我和剑宗的关系？”金蛊神魔田新球冷冷地盯着祝仙梅那张美丽而妩媚的俏脸，淡漠地道。

“田宗主若是真的很信任尔朱荣，又何怕别人挑拨？不过，我也不必在意你是否当我挑拨。今日，你离开神池堡来会我，就证明了你们之间有难以解开的间隙存在，明人眼里不用揉沙子，我不相信我说错了。”祝仙梅冷笑道。

金蛊神魔田新球的脸色数变，最后仍是变得极为冷漠地道：“就算是这样又如何？间隙是可以调解的，至少总要比与你们合作好一些！”

“是吗？田宗主对尔朱家族很看好吗？”祝仙梅讶然反问道。

“应该是剑宗，我为什么不看好他们？他们手握兵权，这个世道，谁强谁便能生存，难道这一点，祝宗主也不明白吗？”金蛊神魔田新球不屑地道。

“哼，那只是暂时而已，他又不是北魏的主人，那兵权不过是有虚无实，而单靠他那几千胡契族的铁骑，仍不足谈天下之大局！”祝仙梅淡漠地道。

“我看祝宗主大概也不是南朝的主人，萧衍一天没死，你们就奈何不了他们！别忘了，萧衍也是一个绝顶高手，绝不会比郑伯禽逊色！”金蛊神魔田新球反唇相讥道。

“不错，我的确不能算是南朝的主人，可我却可做北朝的主人！”祝仙梅一语惊人地道。

“你能做北朝的主人？”金蛊神魔田新球骇然道。

“不错，南朝的天下，只要萧衍一死便可直接操纵于我们的掌指之间，而北朝的主人也会是我，你说那时候会出现怎样的局面？”祝仙梅冷然笑道。

金蛊神魔田新球不信地笑了笑，道：“我凭什么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做北魏的主人？”

“的确，我此刻仍只能算是半个主人，但如果有你配合的话，那北魏就完全由我们做主了！”祝仙梅自信地笑道。

金蛊神魔田新球有些不敢相信地望了望祝仙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你要我如何合作？”

祝仙梅笑了，笑得很甜！

将姜成大抬出来的时候，已是面色苍白，奄奄一息，只急得姜小玉泪流不止。

“这是你爹心神不泰所致，使得我的法力无法施于其身，你们抬回去吧。”神婆的声音极冷绝地道。

“神婆，你再帮忙想想办法吧，小玉姑娘和姜大哥也是一时糊涂所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就再帮他施一次法吧。”唐六叔有些恳求地道。

神婆面色阴冷地望着姜小玉，“嘿嘿”一声怪笑，道：“听说你又把那个庸医给叫来了，是吗？”

姜小玉望了望地上惨然躺着的父亲，心头一阵凄然，虽然对神婆极为不满，却不能不回答。

那神婆见姜小玉点了点头，便似找到了借口一般，道：“人说，佛度有缘人，心诚则灵，心不诚便是佛法再高也是无用武之地，我看还是将他抬回去吧。”

“神婆，你就发发慈悲吧。”小范也急了。

“是呀，神婆，你看姜大叔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而小玉姑娘又只是一个弱女子，你便可怜可怜他们父女俩吧。”众乡亲都乞求道。

神婆眼睛转了几转，想了想道：“要我再施法也行，但是你们必须把那庸医赶走，而且永远也不要让他踏入我们村子！”

众人不由得一呆，望了望姜小玉那凄然的样子，咬了咬牙，道：“好，我们这就去将那庸医赶走。神婆，你快施法吧！”说着大伙便要向姜小玉的家里行去。

姜小玉愣了一愣，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神婆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傲慢地道：“抬进来吧！”

“慢着！”说话的正是那名大夫，只见他扶着绝情缓缓地行来，绝情的身上缠满了绷带，神色却无比的平静。

“公子，你怎么跑出来了？”姜小玉关心地道。

众人全都大为惊愕，村里的人都知道几天前皆认为绝情是死定了，可是几

天之后，居然能被人扶着走路了，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绝情悠然一笑，道：“我没事，我只是想来看看大叔的伤势而已。”

众人望了望神婆，又望了望姜小玉和惨然的姜成大，再次看了看大夫，都怒喝道：“尤一贴，你还来干什么？”

那大夫却笑着望了望众人，又扭头望了望神婆，坦然道：“我是来听听这老巫婆是怎样妖言惑众的，也是来看看一些愚昧无知之辈是怎样被人家当猴子耍的。”

众人神色大变，尤一贴如此不给他们留面子，当众如此骂人的确是犯了众怒。神婆却趁火打劫道：“我们都是愚昧无知之辈，唯独你是圣人，你这个圣人前几天不是说这位公子不能救活吗，而现在人家怎么活得好好的呀？我妖言惑众？若不是我的几张黄符，这位公子如何能自鬼门关回来？”

众人不由得都附和道：“是呀，你这庸医，还敢骂人，真是找死！”

绝情眉头一皱，平静地道：“大家少安毋躁，何必动肝火呢？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和和气气的不好吗？光吵怎能解决问题？就是退一万步说，也得先看看姜大叔的伤势怎样再吵不迟呀。”

众人一想也是，只得狠狠地瞪了尤一贴一眼，而对绝情却是极为恭敬。想一想也可知道，一个人身受如此严重的创伤绝非无因，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绝没有受如此严重之伤的道理，而且都是刀剑之伤，唯有一处箭伤。普通的敌人也绝没有谁会如此心狠手辣，而这些更不是同一件兵刃所致。那就是说绝情在没受伤之前的敌人肯定很多，弄刀耍剑的人都是些凶人，这些道理就是傻子也明白。因此，绝情说话竟有一种难以拂逆的力量。

绝情踏步行至姜成大的身边，望了望这位面色灰白、昏迷不醒的老人，心头一阵恻然。狠狠地道：“他们好狠，不过没有什么大碍！小玉，叫几位兄弟把大叔抬回去吧。”

姜小玉幽幽地望了绝情一眼，却有些犹豫不决。

众人不由得一呆，愕然问道：“你能治吗？”

“年轻人，人命可不是开玩笑的哦！”神婆嘿嘿一笑道。

绝情冷漠地抬起头来，望了神婆一眼，声音也冷极地道：“若留给你治，只会伤得更重，死得更快！”

神婆脸色微变，怒道：“好个忘恩负义的小子，若不是我，你岂有命立在这里说话？我为你施法后，才将你从鬼门关救出来，你倒反过来侮辱老身！”

绝情心头一阵暗怒，冷笑道：“你为什么不施法叫阎王爷把位子让给你，那不就可以要谁活便活、要谁死便死吗？”

神婆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怒道：“你有本事就拿去治好了！”

“是呀，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众乡亲不由得责道，都投以鄙视的目光。他们绝不相信绝情是全靠自己的特异体质而活过来的，还以为真是神婆的法力无边，方才将他从鬼门关中救出来的。这一刻见绝情帮尤一贴说话，禁不住都怒眼相向。

绝情并不理会众人的目光和责备，毫不回避地迎向神婆的目光，冷冷地道：“你要是能说出姜大叔的伤在哪些地方，我就相信你可以治好他的伤！”

众人一听，也觉得的确有理，不由得齐向神婆望去，希望她能够给大家一个说法。

神婆神情冷漠地一笑，道：“我怎么不知道？其外，筋骨断折，乃皮肉之伤；其内，带震伤。”

“那你如何治他的外伤？又如何治他的内伤？”绝情不屑地问道。

“人体脉络以吸收五行四时之气为主，四时神明，五脏之伤自可依照五行四时之气治之，我所施大法便是要引动天地之中存在的五行四时之气，而注入伤者体内，调和其五脏之气，顺畅其肌脉，内伤自可功到病除。外伤无非是肌理断裂，筋骨挪位、碎裂之类，人体每一个部位都可以五行四分。每一寸肌肤都会受到五行四时之气的影 响，肌理断裂，便使该处的先天之神气失调，折骨挫筋同样如此。我只要施以大法将其先天之神气调匀，便会自然而愈，这有何难？”

绝情和尤一贴不由得微微动容，众人其实并不明白，可也全都装作很懂的样子，微微颌首点头。

“那你又何必说什么心诚则灵，心不诚则无法治疗呢？你这不是明摆着找借口为难乡亲们吗？”尤一贴不放过任何机会地道。

那神婆的脸色不变，冷冷地望了尤一贴一眼，漠然道：“你似乎不知道，五行四时先天之气，并不是我说能加诸于谁身上，谁就能够吸收得了的。我的确

能引动五行四时之气，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神，若是他心不诚，便不会相信这看不见的先天仙气之存在，也就不会全神贯注地配合我行动作法，心中别有所思，我就是这一刻将先天之仙气加诸于他身上，下一刻仙气也会因他未把握好而逸走。这难道不是心诚则灵的印证吗？”

尤一贴不由得哑然，他想不到神婆居然会如此牙尖嘴利。所说的这种让人感到虚无缥缈的答案，似是而非，的确让人难以辩驳，而对这些愚昧的乡下人，竟让他们陶醉一般。

绝情淡然一笑，道：“那你说说姜大叔究竟是伤在五脏中的哪一脏呢？又是失调哪一气呢？”

“我何必要知他伤在哪一脏，失调哪一气？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吸取所失调之气，这也是心诚则灵的一个原因！”神婆不屑地道。

绝情不由得大为好笑地道：“既然五行之气在这天地之间到处都是，而他身体又可自己吸取失调之气，又何必要你多此一举呢？”

“这个当然不错，但天地之间的五行四时之气，根据各个地点的不同，气脉也便有所变化，虽然天地间每一寸空间都可重划金木水土火，但其五行四时之气并不聚中，若是轻伤，不用治自然会好，但是重伤，他根本来不及吸取这么多灵气，而我施法，便是要把这些灵气聚拢，使他吸取得更快。这样，重伤得到缓解，轻伤得到治疗，自然会无碍！”神婆口沫横飞地道。

绝情的目光之中显出一丝惊讶，神婆的答话中竟无法找到破绽，虽然他明知道这似是而非的道理不是没道理，只是他根本无法行通，不由得气上心头，淡淡一笑，道：“你给每一位病人都喂了纸灰水是吗？”

神婆脸色微变，但却不得不承认，因为她也发现姜成大嘴角边那黑黑的痕迹。

“你可知道这对于一个不能动弹或昏迷的病人是很危险的？”绝情冷冷地问道。

“有什么危险？这是使他们心神更安稳，平心静气之用！”神婆狡辩道。

“哼，像你这样只能使病者呼吸难畅，食道阻塞，不利于他们吸气呼气，便会使他们血液难畅，使他们的肌理运行功能缩减。这哪是治病？这只能害了他们！”绝情越说越气。

神婆被绝情的语气震惊了一下，旋即又恢复常态道：“那他们不是都没事吗？”说着指向一边的几名乡亲道。

“他们肯定不是在昏迷不醒的时候喝入纸灰水的，是以，能够吞咽而下，但昏迷的人却不能自己吞咽，难道你连这一点都不明白？”绝情冷漠地道，同时伸手在姜成大的气海、廉泉、抚突三穴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才落指神庭穴。

“哇——”姜成大竟翻身而起，向一旁吐出一大摊纸灰水来。

这突然的举措吓了众人一大跳，但不由得全都面显喜欢，绝情的举措比什么话都有效，众人立刻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我……我还没死吗？”姜成大虚弱地道。

“爹，你没死，你不会死的！”姜小玉泪眼婆娑地道。

“谁去拿碗水来？”绝情淡然吩咐道。

“我这就去！”小范迅速地拿水去了，众乡亲纷纷议论起来，绝情就那么三两指便让人给醒了过来，这自然更令人信服。

“既然你会治，不如你们搬回家治吧。”神婆神色微变，淡漠地道。

“走，哪几位乡亲帮帮忙，将大叔抬回家吧。”绝情平静地吩咐道。

秦州和新秦州，莫折大提所率的各路起义军首领全聚于此。莫折大提虽死，但其子莫折念生依然神威不减，在羌人和氐人及各路义军的首领推举之下，自称天子，并设百官，重整军容。

这无疑给了起义军无比的斗志，莫折大提身死的阴影立刻被莫折念生的这一举措全给弥补。义军的军心立刻稳定，更有序地向东进逼。各地战况立刻吃紧！

胡琛的势头却更狂，赫连恩、万俟丑奴，虽然势头微有挫折，但仍然接连攻下数座城池，义军的声势更盛，绝不比莫折念生的阵容稍逊！

胡琛拥高平为王，莫折念生自称天子，却使得两路起义军都有矛盾之处，那就很难配合，同时谁也不想做对方的臣子，而乞伏莫于却从中占了些许的便利，但战局也不是怎么好。因为他缺少了像胡琛与莫折念生那种空旷发展的地方，四面都是朝中的重城，所以受到的压力绝不是胡琛与莫折念生所能比拟的，而乞伏莫于所依靠的便是迅速攻破逼向梁山的几道城池，以梁山为背，减少了

四面受敌的威胁。更有梁山的群寇相助，虽然形势极苦，但仍能支撑，更有北部入关的难民涌来加入起义的队伍，使得其形势稍改了少许。而此刻朝中猛将又全都落在对付几大义军之上，乞伏莫于这边的情况更显得轻松了少许。

汾州和吴中的义军也如燎燃之火炬，越演越烈，情况变得似乎有些不可收拾。四方的难民纷纷起义相拥，其势迅速蔓延，那些养尊处优的达官贵族哪里能是疯狂的起义军之对手？

朝廷不由得将边关的守将调回朝中，以对付那些疯狂的义军。

而南朝边关的军队也蠢蠢欲动，大有乘势而入的意图，更暗派人相助各路义军，使得北朝穷于应付。

战火几乎使整个北魏朝廷的秩序大乱。

南涌的难民越过长城，向关内长驱直入，虽然一路上有官兵防守，却总有一些流窜的难民混入盗贼的群中。更有许多马贼乘机掠入关中，对长城内靠北的各镇进行肆掠。

尔朱荣的大军主要靠近平城，其他兵力分散至安城一带，以袭击破六韩拔陵的义军，另自府谷神木，入大柳塔、沙圪堵追击破六韩拔陵的义军，由于义军的斗志几乎尽失，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与官兵的军纪各方面都要相差一截，虽然人人悍勇异常，但阿那瓌连挫破六韩拔陵的势头，卫可孤早死，刀疤三又殆，赵天武和鲜于修礼亦节节失利，使得义军气势低落，更有一些义军弃城投降。

朝中一边安抚降兵，一边加紧攻击，也有些忙乱，更有沃野诸镇的居民被阿那瓌的铁蹄赶得南下，朝中更要安排他们的就食问题，否则这些人也会成为义军中的一部分，酿造出更为可怕的后果。

大黑狗的狂吠惊醒了村中的所有人，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很谨慎，因为最近邻近的村庄常在夜晚被人给抢了。传闻是一群流窜入长城内的马贼，抢杀几乎是无恶不作。因此，村中的每一个人都打起十二分精神防止这群马贼闯入村中，而每一到黄昏的时候，打猎回来的人便在入村的各要道之上设下陷阱，老虎夹、绊马索之类，这是必防之举，而每个人甚至将刀箭放在枕头之旁，以便能以最